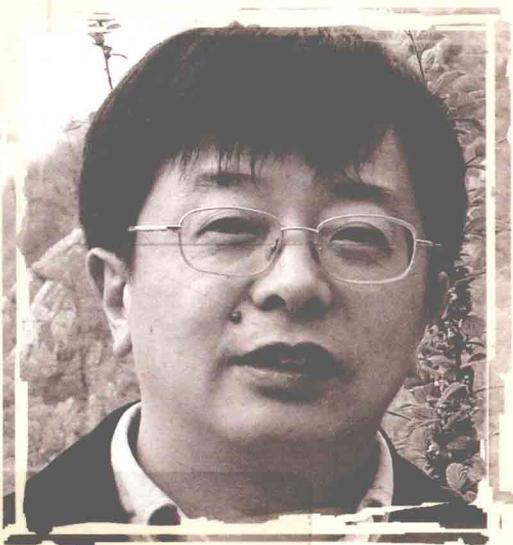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置身其中

张新颖 著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置身其中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is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置身其中/张新颖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18-0

I . ①置…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51 号

责任编辑 : 李 霞

封面设计 : 周志武

置身其中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81,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18-0/I · 3173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 15 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第一辑 面 对

谐谑式的语调与时代性的精神分裂	3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6
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	8
朝向批评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获奖演说	11
此生就是我们最切身的事	14

第二辑 回 望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

——沈从文从“精神失常”到“新生”的内心图景	21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沈从文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	42
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57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	73
穆旦与萧珊	82
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 ——略谈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	94

第三辑 读 记

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

——从《关于罗丹》看熊秉明	101
---------------------	-----

一个传奇的本事续

——李辉《传奇黄永玉》读记 109

第四辑 评说

海子的一首诗和一个决定 119

棕榈之死 126

重读《废都》 130

读《花腔》 133

知道我是谁

——漫谈魏微的小说 136

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

——谈林白《妇女闲聊录》 148

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张炜《丑行或浪漫》 152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

——读莫言《生死疲劳》札记 172

这样的文学对生活世界有一种谦逊的态度

——从迟子建的小说《草原》谈起 178

母亲的笑声、现实和叙述

——谈张学东的几篇小说 183

家乡黄金书 189

埋在时间下面的水滴,飘在水上的灯 192

贩夫走卒的精神生活 195

第五辑 序言

带着偏见、麻木和心动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散文》序言 201

界外消息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散文》序言	204
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	
——《新世纪编年文选·2003年散文卷》序言	214
小说精神的源头、生活世界、现代汉语创作传统	
——林建法编《2003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218
从时间的伤怀和生命的伤痛说起	
——林建法编《2005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229
闲话“三城记”	236
杂忆《逼近世纪末小说选》	
——陈思和老师的几封信，我还记得的一点事	239

第六辑 对 话

同代人	王安忆 张新颖	247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	张新颖 刘志荣	283
“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		
——谈《兄弟》，并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	张新颖 刘志荣	301
后记		328

第一辑 面 对

谐谑式的语调与时代性的精神分裂

在今天这个时代，谐谑式的语调已经成为我们逐渐熟悉起来、甚至逐渐产生出亲切感的朋友了。你无需跟它约个时间、地点见面，你越来越经常碰见它。朋友之间的聊天，手机里的短信，还有那铺天盖地的网文，真的，它神出鬼没；一不留神，它就从你自己的嘴里冒了出来。打照面的时候，你们还会自然地会心一笑。

我们“正规”的写作和批评，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反应；不过，它其实早就已经闯入到写作和批评中来了。“正规”的写作和批评因其“正规”，反应慢了一拍。慢是慢了，早晚会有会心一笑的时刻。也许“正规”只是端着时的样子，私下里早会过心了，也说不定。

问题就是这个“会心”——你跟它“会”的什么“心”？

为什么会出现谐谑式的语调？当谐谑式的语调不再只是个别的人针对特定的现象、人事而选择的特殊语调，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语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辨析这种语调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在精神上完全认同这个时代，就不会出现针对这个时代的谐谑式的语调；但是，你也不是义正词严地去批判它，因为你并不外在于它，你和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于它就是你，你就是它。包含着这个时代信息的，并不仅仅是你在谈论的对象，而且还有正在谈论这个对象的你。

谐谑式的语调很有意思，它无意于揭示、实质上却揭示出，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是精神分裂的，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个时代有不满，但同时也对我们自己不满，对我们自己有嘲讽，有调侃，有谐谑。

我们不像以前那么立场分明。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那就跟它一刀两断，势不两立；现在我们不是这样。

虽然说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处于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但奇异的是，这个分裂它不代表一种巨大的、尖锐的撕裂感，并不是说它非常痛苦。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精神分裂，也可以嘛，好像不是疼痛得受不了。

不知道往深里去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种痛苦，有一种钝的、绵延的、好像没有但又好像无处不在的痛苦；是不是把这种精神分裂的痛苦消融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怎么困难就接受下来了。

其实我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对这个时代深怀不满的人，同时我们可能也是在各种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意义上的这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些都纠缠在一起，复杂难解。你不能用单一的立场、单纯的声音来表达自己，来指称时代。

谐谑式的语调发出的声音，似乎是包含了多种矛盾纠结声音的复合声音。这还不同于我们平常说的众声喧哗，众声喧哗是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在同一个场域里展开对话，而谐谑式的语调发出的声音是一种声音里面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多种不同的声音变成了一种声音，但其间的差异、矛盾和纠结仍然保持在那里。

谐谑式的语调缝合了精神的分裂，使得分裂不显得那么刺眼和危险；但它却并不怎么掩藏伤口，它缝合的针线就在那里。

从根本上说，谐谑式的语调是时代精神症候群的一种症候，是“内在于”时代精神状况的一种语调。它叙述时代的方式是一种“内在于”时代的方式。

有时候我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文学怎么样才能表现这个时代。谐谑式的语调采取的方式是，你首先要承认你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然后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包括这个时代

本身不好的东西，一块儿呈现出来。假设我们对这个时代不满的话，我们并不是在外面看着里面对里面不满，而是我们自己就在这里面，我们的不满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不满。谐谑式的语调是把自身包含在内的。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听说某个作品是表现时代的，我们差不多本能的反应就是不亲切的呢？我们与所谓表现时代的作品之间的隔膜，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们有时候不喜欢的，是那种自以为他是医生，他可以对这个时代做出诊断，或者说自以为他可以跟这个时代拉开距离的态度。其实我们都是处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虚幻的想法，觉得我有能力，我可以凭借什么力量，来拉开自己与时代的距离，或者站得比这个时代高，或者置身于这个时代之外。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未经质疑的。

谐谑式的语调以“内在于”时代的方式，表达它对这个时代的感知和认识，表达它的欢乐和痛苦，表达它的不认同、不妥协同时也表达它的认同和妥协。它是时代性的精神分裂的显现，又是与时代性的精神分裂共生的自我保护方式：短暂的治疗、临时的化解和轻描淡写的安慰。

但也许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精神建构的方式。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六日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现在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很难，大家都是有见解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表达、传布、宣扬。

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中。

文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文学生活，只是有一大堆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有些家伙整天在谈文学，其实并不拥有文学。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自己私人意见的能力’。这些‘意见’毋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资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话的脑袋’能够以‘富有刺激性的’和‘新颖的’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史华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文学不是看法和意见。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最好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对复杂性感受的简化，何况充斥我们周围的看法和意见大都离最好远着呢。

“好的头脑应该像一丛乱蓬蓬的植物，而不应该像一种草。”法

国的阿兰说达尔文描绘的世界所以展现了非凡的魅力，是因为那里面始终具有初生的概念的不可模仿的力量，而不是由失去了灵活和丰富性的一般和抽象的东西构成的知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二〇〇二年

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

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二〇〇八年四月去世，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想在贾先生身边二十年的往事，零零星星，散漫无羁。有一些原以为不会有太大意义的小事、细节、神情、片言只语，总是顽固地浮现，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是说，你得明白。慢慢地，我似乎也多少有些明白了，一点一点地，一层一层地明白。譬如说，我曾经有四年的时间在报社工作，那期间先生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报纸不好看，没有社会新闻。抱怨报纸不好看，这很普遍，也都心知肚明；但贾先生的抱怨，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另有一个指向。“没有社会新闻”，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结果，但也并不能全赖在这上面。因为我所在的那张“知识分子的报纸”，比其他的报纸更没有“社会新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观念、趣味、意识、方法，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了“社会新闻”，这里面有自以为是的“高雅”对粗糙的、“低俗”的、“上不了台面”的社会生活的傲慢与偏见。这个“原始”的、乱糟糟的、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实在的经验世界，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精英”所乐见的，他们习惯上所乐见的，是经过了去粗取精过程之后形成的东西，是经过整理、阐释、概括、提炼、升华之后形成的东西，总之是实感经验经过人为的“合理化”改造之后形成的东西，与实感经验之间，已经“隔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贾先生为什么要搜集各种各样的小报来读，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常常去买地摊上粗制滥造的书刊。现在，我想通了其中的一点。

从报纸说到文学,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实感经验?与贾植芳先生“同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元化先生,借助于对黑格尔“知性不能掌握美”的理解,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这样明确的思想:“文艺作品不能以去粗取精为借口舍弃生活的现象形态。相反,它必须保持生活现象的一切属性”;知性的分析方法“肢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王先生说这些话是在一九八二年,不只是讨论理论问题,而且针对了文艺创作实践的历史教训和当时的状况。直到今天,这种针对性仍然没有丧失,因为在我们现在的创作中,实感经验变成了“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的情形一直存在。

王元化先生关于知性的说法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的一段话,讲的是研究的过程和阶段,我们借用来观察实感经验和文学形式的关系,也会有启发性。“我如果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马克思描述了从开始——经过中间阶段——再回过头来回去的过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往往只强调从开始到中间阶段的“上升”,“上升”到那里之后,就停在那里了,停在了半空中。再回过头来重新回到丰富的实感经验之中,没有这个意识、方法和能力。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就是针对这种常见的“上升”到半空中的创作而言的。我们着迷于、致力于从生活“上升”为“艺术”。可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还想继续“上升”,却又“上升”不了,怎么办?马克思的方法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下来,回来,“下降”到地面,“下降”到丰富的实感经验之中,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而